

全集版

汪曾祺

小说全编

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全集版

汪曾祺

小说全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曾祺小说全编:全3册/汪曾祺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02-010522-9

I. ①汪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4325 号

责任编辑 郭 娟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校对 罗翠华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911 千字
开 本 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66.75 插页 9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522-9
定 价 120.00 元(全三册)

目 录

上 卷

1940 年

钓	3
翠子	7
悒郁	13

1941 年

寒夜	16
春天	22
复仇——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	28
灯下	33
猎猎——寄珠湖	39
河上	43
匹夫	50
待车	67

1942 年

谁是错的	74
结婚	81
唤车	89

1943 年

除岁	94
----------	----

1944 年

葡萄上的轻粉	102
--------------	-----

序雨	107
1945 年	
膝行的人	115
小学校的钟声——茱萸小集之一	120
老鲁	130
1946 年	
复仇	143
前天	152
磨灭	156
庙与僧	162
最响的炮仗	167
1947 年	
鸡鸭名家	174
醒来	193
艺术家	196
驴	204
职业(外一篇)	207
落魄	210
绿猫	221
冬天——小说《豆腐店》之一片段	238
戴车匠	242
年红灯(二)	251
牙疼	254
囚犯	261
异秉	267
1948 年	
三叶虫与剑兰花	276
斑鸠	285
锁匠之死	288

卦摊——阙下杂记之一	29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949 年

邂逅	310
----------	-----

中 卷

1961 年

羊舍一夕——又名：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	32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962 年

王全	346
----------	-----

看水	359
----------	-----

1979 年

骑兵列传	369
------------	-----

1980 年

塞下人物记	382
-------------	-----

黄油烙饼	393
------------	-----

异秉(二)	400
-------------	-----

受戒	410
----------	-----

岁寒三友	427
------------	-----

寂寞和温暖	443
-------------	-----

天鹅之死	462
------------	-----

1981 年

大淖记事	468
------------	-----

七里茶坊	485
------------	-----

鸡毛	499
----------	-----

故里杂记	507
------------	-----

晚饭后的故事	521
--------------	-----

徙	536
---------	-----

故乡人	555
-----------	-----

晚饭花	565
-----------	-----

皮凤三榷房子	576
--------------	-----

1982 年

钓人的孩子	591
鉴赏家	596
王四海的黄昏	603
职业(二)	615

1983 年

八千岁	619
求雨	633
迷路	636
卖蚯蚓的人	640
尾巴	646
云致秋行状	648
星期天	670
故里三陈	683
昙花、鹤和鬼火	693
金冬心	701

下 卷

1984 年

拟故事两篇	709
-------------	-----

仓老鼠和老鹰借粮 螺蛳姑娘

日规	714
----------	-----

1985 年

故人往事	722
郝有才趣事	734
桥边小说三篇	742

詹大胖子 幽冥钟 茶干

1986 年

虐猫	757
----------	-----

八月骄阳	759
安乐居	767
毋忘我	777

1987 年

《聊斋》新义	779
瑞云 黄英 蚰蚰 石清虚	

1988 年

陆判——《聊斋》新义	795
双灯——《聊斋》新义	800
画壁——《聊斋》新义	803
荷兰奶牛肉	806

1989 年

小学同学	812
《聊斋》新义两篇	819
捕快张三 同梦	

1990 年

迟开的玫瑰或胡闹	82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991 年

笔记小说两篇	836
瞎鸟 捡烂纸的老头	
小芳	841
新笔记小说三篇	850
明白官 樟柳神 牛飞	
虎二题——《聊斋》新义	859

1992 年

护秋	866
尴尬	869
鲍团长	874

1993 年

黄开榜的一家	880
小姨娘	885
忧郁症	891
仁慧	897
露水	901
生前友好	908
红旗牌轿车	910
狗八蛋	913
子孙万代	915
卖眼镜的宝应人	919

1994 年

辜家豆腐店的女儿	924
要帐	929
道士二题	932
非往事	936
祁茂顺	944

1995 年

鹿井丹泉	948
喜神	950
丑脸	952
水蛇腰	953
兽医	955
熟藕	959
公冶长	963
窥浴	964
薛大娘	967
莱生小爷	972
名士和狐仙	976

钓鱼巷	980
1996 年	
关老爷	985
唐门三杰	989
死了	994
小嬢嬢	997
合锦	1002
当代野人(二题)	1006
百蝶图	1015
不朽	1020
当代野人系列三篇	1024
礼俗大全	1032
侯银匠	1038
1998 年	
熟人	1042
未编年	
梦	1043
抽象的杠杆定律	1045
历史	1048
焦满堂	1051
八宝辣酱	1053

汪曾祺小说全编

(中 卷)

1961 年

羊 舍 一 夕^①

——又名：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

一、夜晚

火车过来了。

“216！往北京的上行车。”老九说。

于是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，一起听火车。老九和小吕都好像看见：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，亮得叫人眼睛发胀。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，而且冒着汽，嗤嗤地响。乌黑的铁，铮黄的铜。然后是绿色的车身，排山倒海地冲过来。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，一方块，一方块，川流不息地追赶着……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，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。可是火车一过，还是那样：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，格外的绿。真怪。

这些，老九和小吕都太熟悉了。夏天，他们睡得晚，老是到路口去看火车。可现在是冬天了。那么，现在是什么样子呢？小吕想象，灯光一定会从树墙子的枝叶空隙处漏进来，落到果园的地面上来吧。可能！他想象着那灯光映在大梨树地间作的葱地里，照着一地的大葱蓬松的，干的，发白的叶子……

车轮的声音逐渐模糊成为一片，像刮过一阵大风一样，过去了。

“十点四十七。”老九说。老九在附近山头上放了好几年羊了，他知道每一趟火车的时刻。

留孩说：“贵甲哥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老九说：“他又排戏去了，一定回来得晚。”

小吕说：“这是什么奶哥！奶弟来了也不陪着，昨天是找羊，今天又去排戏！”

留孩说：“没关系，以后我们就常在一起了。”

老九说：“咱们烧山药吃，一边说话，一边等他。小吕，不是还有一包高山顶^②吗？坐上！外屋缸里还有没有水？”

“有！”

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：小吕拿沙锅舀了多半锅水，抓起一把高山顶来撮在里面。这是老九放羊时摘来的。老九从麻袋里掏山药——他们

在山坡上自己种的。留孩把炉子通了通，又加了点煤。

屋里一顺排了五张木床，联成一个大炕。一张是张士林的，他到狼山给场里去买果树苗子去了。隔壁还有一间小屋，锅灶俱全，是老羊信住的。老羊信请了假，看他的孙子去了。今天这里只剩下四个孩子：他们三个，和那个正在排戏的。

屋里有一盏自造的煤油灯——老九用墨水瓶子改造的，一个炉子。外边还有一间空屋，是个农具仓库，放着硫铵、石灰、DDT、铁桶、木叉、喷雾器……外屋门插着。门外，右边是羊圈，里边卧着四百只羊；前边是果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点葱，还有一堆没有窖好的蔓菁。现在什么也看不见，外边是无边的昏黑。方圆左近，就只有这个半山坡上有一点点亮光。夜，正在深浓起来。

二、小吕

小吕是果园的小工。这孩子长得清清秀秀的。原在本堡念小学。念到六年级了，忽然跟他爹说不想念了，要到农场做活去。他爹想：农场里能学技术，也能学文化，就同意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还有个心思。他有个哥哥，在念高中，还有个妹妹，也在上学。他爹在一个医院里当

炊事员。他见他爹张罗着给他们交费,买书,有时要去跟工会借钱,他就决定了:我去作活,这样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,我哥能够念多高就让他念多高。

这样,他就到农场里来做活了。他用一个牙刷把子,截断了,一头磨平,刻了一个小手章:吕志国。每回领了工资,除了伙食、零用(买个学习本,配两节电池……),全部交给他爹。有一次,不知怎么弄的(其实是因为他从场里给家里买了不少东西:菜,果子),拿回去的只有一块五毛钱。他爹接过来,笑笑说:

“这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吗?”

吕志国的脸红了。他知道他偶然跟同志们说过的话传到他爹那里去了。他爹并不是责怪他,这句嘲笑的话里含着疼爱。他爹想:困难是有一点的,哪里就过不去呢?这孩子!究竟走怎样一条路好:继续上学?还是让他在这个农场里长大起来?

小吕已经在农场里长大起来了。在菜园干了半年,后来调到果园,也都半年了。

在菜园里,他干得不坏,组长说他学得很快,就是有点贪玩。调他来果园时,征求过他本人的意见,他像一个成年的大工一样,很爽快地说:“行!在哪里干活还不是一样。”乍一到果园时,他什么都不摸头,不大插得上手,有点别扭。但没过多久,他就发现,原来果园对他说来是个更合适的地方。果园里有许多活,大工来做有点窝工,一般女工又做不了,正需要一个伶俐的小工。登上高凳,爬上树顶,绑老架的葡萄条,果树摘心,套纸袋,捉金龟子,用一个小铁丝钩疏虫果,接了长长的竿子喷射天蓝色的波尔多液……在明丽的阳光和葱笼的绿叶当中做这些事,既是严肃的工作,又是轻松的游戏,既“起了作用”,又很好玩,实在叫人快乐。这样的活,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,不论在身体上、情绪上,都非常相投。

小吕很快就对果园的角角落落都熟悉了。他知道所有果木品种的名字:金冠、黄奎、元帅、国光、红玉、祝;烟台梨、明月、二十世纪;蜜肠、日面红、秋梨、鸭梨、木头梨;白香蕉、柔丁香、老虎眼、大粒白、秋紫、金

铃、玫瑰香、沙巴尔、黑汗、巴勒斯坦、白拿破仑……而且准确地知道每一棵果树的位置。有时组长给一个调来不久的工人布置一件工作，一下子不容易说清那地方，小吕在旁边，就说：“去！小吕，你带他去，告诉他！”小吕有一件大红的球衣，干活时他喜欢把外面的衣裳脱去，于是，在果园里就经常看见通红的一团，轻快地、兴冲冲地弹跳出没于高高低低、深深浅浅的丛绿之中，惹得过路的人看了，眼睛里也不由得漾出笑意，觉得天色也明朗，风吹得也舒服。

小吕这就真算是果园的人了。他一回家就是说他的果园。他娘、他妹妹都知道，果园有了多少年了，有多少棵树，单葡萄就有八十多种，好多都是外国来的。葡萄还给毛主席送去过。有个大干部要路过这里，毛主席跟他说：“你要过沙岭子，那里葡萄很好啊！”毛主席都知道的。果园里有些什么人，她们也都清清楚楚的了，大老张、二老张、大老刘、陈素花、恽美兰……还有个张士林！连这些人的家里的情形，他们有什么能耐，她们也都明明白白。连他爹对果园熟悉得也不下于他所在的医院了。他爹还特为上农场来看过他儿子常常叨念的那个年轻人张士林。他哥放暑假回来，第二天，他就拉他哥爬到孤山顶上去，指给他哥看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！我们的果园多好看！一行一行的果树，一架一架的葡萄，整整齐齐，那么大一片，就跟画报上的一样，电影上的一样！”

小吕原来在家里住。七月，果子大起来了，需要有人下夜护秋。组长照例开个会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小吕说，他愿意搬来住。一来夏天到秋天是果园最好的时候。满树满挂的果子，都着了色，发出香气，弄得果园的空气都是甜甜的，闻着都醉人。这时节小吕总是那么兴奋，话也多，说话的声音也大，好像家里在办喜事似的。二来是，下夜，睡在窝棚里，铺着稻草，星星，又大又蓝的天，野兔子窜来窜去，咕咕悠^③叫，还可能^④有狼！这非常有趣。张士林曾经笑他：“这小子，浪漫主义！”还有，搬过来， he 可以和张士林在一起，日夜都在一起。

他很佩服张士林。曾经特为去照了一张相，送给张士林，在背面写道：“给敬爱的士林同志！”他用的字眼是充满真实的意思的。他佩服

张士林那么年轻,才十九岁,就对果树懂得那么多。不论是修剪,是嫁接,都拿得起来,而且能讲一套。有一次林业学校的学生来参观,由他领着给他们讲,讲的那些学生一楞一楞的,不停地拿笔记本子记。领队的教员后来问张士林:“同志,你在什么学校学习过?”张士林说:“我上过高小。我们家世代都是果农,我是在果树林里长大的。”他佩服张士林说玩就玩,说看书就看书,看那么厚的,比一块城砖还厚的《果树栽培学各论》。佩服张士林能文能武,正跟场里的技术员合作搞试验,培养葡萄抗寒品种,每天拿个讲义夹子记载。佩服张士林能“代表”场里出去办事。采花粉呀,交换苗木呀……每逢张士林从场长办公室拿了介绍信,背上他的挎包,由宿舍走到火车站去,他就在心里非常羡慕。他说张士林是去当“大使”去了。小张一回来,他看见了,总是连蹦带跳地跑到路口去,一面接过小张的挎包,一面说:“嗨!大使回来了!”

他愿意自己也像一个真正的果园技工。可是自己觉得不像。缺少两样东西:一样是树剪子。这里凡是固定在果园做活的,每人都有一把树剪子,装在皮套子里,挎在裤腰带后面,远看像支伯朗宁手枪。他多希望也有一把呀,走出走进——赫!可是他没有。他也有使树剪子的时候。大的手术他不敢动,比如矫正树形,把一个茶杯口粗细的枝丫截掉,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像是丁个头什么的,这他可不含糊,拿起剪子叭叭地剪。只是他并不老使树剪子,因此没有他专用的,要用就到小仓库架子上去拿“官中”剪子。这不带劲!“官中”的玩意儿总是那么没味道,而且,当然总是,不那么好使。净“塞牙”,不快,费那么大劲,还剪不断。看起来倒像是你不会使剪子似的!气人。

组长大老张见小吕剪两下看看他那剪子,剪两下看看他那剪子,心里发笑。有一天,从他的锁着的柜子里拿出一把全新的苏式树剪,叫:“小吕!过来!这把剪子交给你,由你自己使:钝了自己磨,坏了自己修,绷簧掉了——跟公家领,可别老把绷簧搞丢了。小人小马小刀枪,正合适!”周围的人都笑了:因为这把剪子特别轻巧,特别小。小吕这可高兴了,十分得意地说:“做啥像啥,卖啥吆喝啥嘛!”这算了了一桩心事。